

美國經濟戰和可能的外國防禦^①

Michael Hudson 邁克爾·赫德森 著

何志雄 譯 黃鈺書 校



今天的世界在多條戰線上都處於戰爭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制定的國際法律和秩序規則正在被美國的外交政策打破，這種政策不斷激化與那些不讓美國公司控制其經濟盈餘的國家的對抗。由於美國實施貿易制裁和單邊關稅，那些不讓美國控制其石油和金融部門或將其關鍵部門私有化的國家被孤立，這給予了美國生產商特殊的優勢，違反了與歐洲、亞洲和其它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

這全球性的裂痕越來越軍事化。根據 WTO 規則，美國官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非法的關稅和進口配額進行辯護，聲稱美國作為世界上的“例外”國家，可以隨心所欲。美國官員解釋說，這意味著他們的國家沒有義務遵守國際協議，甚至沒有義務遵守自己的條約和承諾。在比爾·克林頓和他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違背了布希總統和國務卿詹姆斯·貝克 1991 年後北約不會東擴的承諾後，其宣稱有權無視曾答應之國際協議的主權權利變得毫不掩飾。（“你沒有明文協議”，這是美國對曾做過的口頭協議的回應。）

同樣，特朗普政府否認了奧巴馬政府簽署的多邊伊朗核協議，並聯同其代理人軍隊正逐步升級中東地區的戰爭。美國的政客們正在對俄羅斯、中國、伊朗和石油出口國發動新的冷戰，如果美國不能控制他們的政府、中央銀行和外交，美國將尋求孤立這些國家。

^①2019 年 7 月 21 日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 14 届论坛之主题演讲论文。

最初似乎公平的國際框架從一開始就是有利於美國的。在 1945 年，這被視為自然結果，因為事實上美國經濟是受戰爭破壞最少的國家，並持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貨幣黃金。不過，戰後貿易和金融框架表面上還是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國際原則之上。美國期待其它國家得到恢復和增長，創造平等的外交、金融和貿易關係。

但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的外交變成單邊主義，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SWIFT 銀行結算系統和世界貿易轉變為不對稱的剝削系統。這種以美國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制度不僅被普遍視為不公平，而且阻礙其他國家的進步，這些國家的增長和繁榮被美國外交政策視為對美國單邊霸權的威脅。最初表面上是促進和平繁榮的國際秩序，越來越變成美國民族主義的延伸、掠奪性的租金攫取和更危險的軍事對抗。

當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主要由美國經濟戰略家塑造時，經濟外交被塑造的方式隱含了日後國際外交墮落為赤裸裸的親美的金融、貿易和軍事侵略。該秩序已轉變為新冷戰的工具，以強加美國的單邊霸權。他們的經濟好戰性正驅使各國退出這個全球金融和貿易秩序。從歐洲到亞洲，民族主義反應正在使新的經濟和政治聯盟得到鞏固。

我們仍然陷入 2003 年隨著入侵伊拉克而升級的石油戰爭中，並迅速蔓延到利比亞和敘利亞。長期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基於對石油的控制。這導致美國反對阻止全球變暖的巴黎氣候協定。它的目的是讓美國官員有權實施能源制裁，迫使其它國家如果不追隨美國的領導，就會“在黑暗中冷僵”。

為了擴大其石油壟斷，美國向歐洲施加壓力，反對俄羅斯的 Nordstream II 天然氣管道，聲稱這將使德國和其它國家依賴俄羅斯而不是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同樣，美國的石油外交也對伊朗的石油出口實施了單邊制裁，直到某天政權更迭使伊朗的石油儲備向美國、法國、英國和其他的聯合石油巨頭開放。

美國對美元化貨幣和信貸的控制對於這霸權至關重要。正如洛杉磯國會議員布拉德·謝爾曼在 2019 年 5 月 9 日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上所說：“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元是國際金融和交易的標準單位這一事實。通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結算，對於主要的石油和其他交易至關重要。加密數位貨幣的支持者公開的目的是要從我們手中奪走這一權力，使我們處於這樣的境地：例如，我們對伊朗實施的最重大的制裁將變得無關緊要。”^②

^② Billy Bambrough, “比特币威胁要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夺权’”，福布斯，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ybambrough/2019/05/15/a-u-s-congressman-is-so-scared-of-bitcoin-and-crypt>

美國的目標是保持美元作為世界貿易、儲蓄、央行儲備和國際貸款的交易貨幣。這種壟斷地位使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能夠擾亂與之發生經濟或直接軍事戰爭的國家的金融支付體系和貿易。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迅速作出回應，描述了“普世主義全球化模式的退化正在變成一種拙劣的模仿，一種對自身的諷刺，在這種情況下，共同的國際規則被一個國家的法律……所取代。”^③先前開放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劣化軌跡正是朝此方向發展。這態勢已經發展了十年。2009年6月5日，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提及了美國垃圾按揭貸款和銀行欺詐危機後正在運作的這相同的破壞性美國動態。

那些做預測工作的人……還沒有為危機的深度做好準備，結果證明他們的反應過於僵化、笨拙和緩慢。國際金融組織——我認為我們需要事先聲明這一點，而不是試圖隱瞞這一點——沒有履行他們的職責，正如在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中（如最近的兩次世界最大經濟體 G20 峰會）所明確指出的那樣。

此外，我們已經確認，我們對危機前全球經濟趨勢和全球經濟體系的分析是正確的。人為維護的單極體制和保留全球主要經濟部門的壟斷是危機的根源。一個巨大的消費中心，由不斷增長的赤字提供資金，從而增加債務，一種昔日強勢的儲備貨幣，以及一個主導的資產和風險評估系統，這些都是導致監管品質和經濟合理性評估全面下降的因素，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的評估。因此，全球危機無法避免。^④

這場危機正是導致今天全球貿易和支付中斷的原因。

戰爭發生在多條戰線上，美元化是主要戰場

1991年蘇聯解體並沒有帶來人們普遍預期的裁軍。美國領導人慶祝蘇聯解體，視之為外國對美國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已經結束，甚至是歷史的終結。北約擴大了對俄羅斯的包圍，並發起了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同時將前南斯拉夫分裂為數個小國。美國外交建立了一個由瓦哈比原教旨主義者組

o-he-wants-it-banned/#36b2700b6405.

^③ 弗拉基米爾·普京，2019年6月5日至6日在經濟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普京繼續警告說，“一個完全沒有限制的經濟利己主義和強迫崩潰的政策。”這種全球經濟空間的碎片化是通往無休止衝突、貿易戰的道路，也許不僅僅是貿易戰。形象地說，這是一條通向所有人最終對抗所有人的道路。”

^④ 2009年6月5日，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摘自約翰遜的俄羅斯名單，2009年6月8日，8。譯者注：約翰遜的俄羅斯名單（JRL）是一份電子郵件通訊，其中包含與俄羅斯相關的英文新聞和分析。大衛約翰遜是名單的編輯。

成的外國軍團，從阿富汗到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的極端主義和以色列的擴張主義。

美國正在對委內瑞拉發動控制石油的戰爭，幾年前一場軍事政變失敗了，2018—19 年承認一個未經選舉的親美傀儡政權的花招也失敗了。奧巴馬總統領導下的更為成功的洪都拉斯政變推翻了主張土地改革的民選總統，延續了可追溯至 1954 年中情局推翻瓜地馬拉阿本斯政權時的傳統。

美國官員對他們所傷害的國家懷有特別的仇恨，從 1954 年的瓜地馬拉到伊朗，它推翻了伊朗政權，讓沙阿成為軍事獨裁者。宣稱要促進“民主”，美國外交已將這個詞重新定義為“親美”，並反對土地改革、原材料的國家所有權和對農業或工業的公共補貼，稱之為對“自由市場”的“不民主”攻擊，意思是[它們的]市場要被美國的金融利益集團以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和銀行的在外所有權人所控制。

戰爭的主要副產品一直是難民，今天逃離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和其他美國支援的中東代理勢力的難民浪潮正在氾濫歐洲。類似的浪潮正在逃離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從洪都拉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到鄰近的國家。難民危機已成為導致整個歐洲民族主義政黨復興和美國唐納德·特朗普的白人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的主要因素。

美元化是美國民族主義的載體

美元標準——由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國國債——已經取代了世界各國央行儲備以黃金結算彼此之間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金匯兌本位制。這使得美國成為在近 70 年以來皆維持國際收支赤字的唯一國家，儘管這些美國財政部開出的欠單幾乎沒有明顯的償還可能性，除非根據美國尋租和來自其他國家的直接金融進貢的安排，才可能使這些官方外債得到清算。

美國是唯一可以維持國際收支逆差而無需通過出售其資產或提高利率來對外借錢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國民經濟能夠在不損失其交換價值的情況下承擔任何大規模的對外軍事開支。如果沒有美元國債標準，美國將處於跟其他國家同樣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中國和其它被美國戰略家認為是戰略對手和敵人的大國，正在尋求恢復黃金的地位作為結算國際收支不平衡的首選資產的原因。

美國的反應是在那些喜歡黃金或其它外國貨幣而不是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

國家推動政變。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利比亞的奧馬爾·卡紮菲，他在試圖把國家的國際儲備建立在黃金上之後被推翻。對他的清算是對其他國家的軍事警告。

多得國際收支順差的經濟體將流入的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為國內預算赤字提供了融資。外國中央銀行將美國海外軍事開支再迴圈用於購買美國國債，這給了美國金融搭便車的機會，為美國的預算提供資金——也主要是軍事性質的預算——以便美國可以對本國公民徵稅。

特朗普正在迫使其他國家創建美元標準的替代品

事實證明，唐納德·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在恢復美國製造業方面是無效的，這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民族主義壓力，不考慮國際法，通過任意關稅剝削其它國家，並實施貿易制裁和外交干預，破壞那些奉行美國外交官不喜歡政策的政權。

這和西元前 1 世紀後期的羅馬有相似之處。為了彌補其軍事赤字、糧食補貼和土地再分配，義大利城市和小亞細亞遭到了剝削。這引起了外國的反抗，並趕走羅馬。美國經濟與羅馬經濟相似：攫取性而非生產性，主要基於土地租金和貨幣利息。隨著國內市場的貧困，美國的政治家們正在尋求從國外獲得那些不再在國內生產的產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且美國的全球搭便車適得其反——特朗普提出的簡單化目標，即通過降低美元匯率，使美國出口產品更具價格競爭力。他設想商品貿易是整個國際收支平衡的全部，就好像沒有軍費開支，更不用說貸款和投資了。為了降低美元匯率，他強烈要求中國中央銀行和其他國家的央行停止支援美元，即利用他們出口賺得的美元迴圈去持有美國的國債。

這種狹隘的視野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貿易平衡不僅僅是比較國際價格水準的問題。美國的閒置製造產能供應以及零部件和材料的本地供應鏈已經消散，同時其大部分工業工程和熟練製造勞動力已經退休。巨大的缺口必須通過新的資本投資、教育和公共基礎設施來填補，可是它們的費用遠高於其他經濟體。

特朗普的基礎設施構想是公私合作，其特點是高成本的金融化，要求高壟斷租金來支付利息、股票股息和管理費。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提高了美國勞動力的生活成本，使其缺乏競爭力。美國現在無法以任何價格生產更多的產品，因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國一直在拆除基礎設施，關閉零部件供應商，外包工業技術。

美國已將基礎設施和基本需求私有化和金融化，如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教育和交通等，其他國家則將這些基礎設施和基本需求保留在公共領域，通過提供補貼價格或者免費的基本服務，使其經濟更具成本效益。美國還領導了債務金字塔化，從住房到企業融資。這種金融工程，以及依靠債務融資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膨脹來創造財富，使美國成為一個高成本經濟體，無法與管理良好的混合經濟體成功競爭。

由於無法恢復製造業的主導地位，美國正專注於以資訊技術和軍事生產為主導的、希望壟斷的尋租部門。在工業方面，它威脅通過實施貿易和金融制裁來擾亂中國和其他混合經濟體。

為此，美國押上重大的賭注：這些國家是否會加入聯盟來保衛自己，使他們能夠繞過美國經濟的影響。美國的戰略家們把他們的國家想像成世界上必須的經濟體，沒有它的市場，其他國家的經濟就一定會陷入蕭條。特朗普政府認為，其他國家除了本國金融體系依賴美元信貸之外別無選擇。

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不受美國制裁，各國必須避免使用美元，從而也包括避免使用美國的銀行。這將需要建立一個非美元化的金融系統，供各國之間使用，包括建立他們自己能夠替代 SWIFT 的銀行結算系統。表 1 列出了一些針對美國民族主義外交的可能相關防禦措施。

如上所述，諷刺的是，特朗普總統指責中國和其他國家操縱本幣兌美元的匯率（通過迴圈利用其貿易和支付盈餘購買美國國債以壓低其貨幣相對於美元的估值），這也涉及到廢除美元國債標準。外國經濟體自 1971 年以來穩定匯率的主要途徑實際上是將流入的美元迴圈利用於購買美國的國債。讓他們的貨幣升值將威脅到他們相比對手的出口競爭力，儘管這並不一定有利於美國。

結束這一做法，其他國家防止貨幣兌美元升值的主要辦法，只有通過阻止美國對國內借款人的貸款來減少美元流入。他們可能徵收與美元貶值成比例的浮動關稅。自 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美國針對外國貨幣貶值提高關稅的歷史由來已久：美國銷售價格（ASP）制度。其他國家也可以針對美國商品實施他們自己的浮動關稅。

貿易依賴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援助的目標

今天的世界面臨著一個與二戰前夕非常相似的問題。像當時的德國一樣，美國現在也構成了戰爭的主要威脅，同樣具有破壞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強加了

緊縮政策、經濟收縮和人口減少。美國外交官威脅要通過直接軍事力量支持的貿易和金融制裁，摧毀那些尋求獨立於該體系的政權及整個經濟。

去美元化將要求建立多邊替代方案，以取代美國的“前線”機構，如世界銀行、IMF 和其它代理機構。在這些機構中，美國擁有否決權，可以阻止任何被視為不讓它“獲勝”的替代政策。美國通過世界銀行和對外援助機構制定的貿易政策旨在促進各國對美國食品出口和其它主要商品的依賴，同時雇用美國工程公司建立出口基礎設施，以補貼美國和其他自然資源投資者。^⑤融資主要以美元計價，向美國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無風險債券。由此產生的商業和金融“相互依賴”導致了這樣一種情況，即突然中斷供應會導致外國經濟體的支付和生產鏈崩潰，從而擾亂外國經濟。其效果是將侍從國鎖定在對美國經濟及其外交的依賴上，美其名為“促進增長和發展”。

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通過 IMF 實施緊縮政策和反對債務減記。它的經濟模型假設債務國可以支付任何數額的美元債務，只要降低工資，從勞動力中擠出更多的收入來支付外國債權人。這忽略了一個事實，通過對地方收入徵稅來解決國內“預算問題”，仍然面臨著將其兌換為美元或其它硬通貨的“轉移問題”，因為大多數國際債務都是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貨計價的。其結果是，IMF 的“穩定”計畫實際上使一些國家不穩定和貧困，從而被迫聽從其建議。

IMF 的貸款支持烏克蘭等親美政權，並通過支持當地貨幣足夠長的時間來補貼資本外逃，使美國的侍從寡頭政治集團能夠在他們的貨幣兌美元貶值前撤離。當本幣最終被允許崩潰時，債務國被建議實施反勞工的緊縮政策。這使資本對勞工的階級戰爭全球化，同時使債務國被縛上一條緊束的美國金融頸鏈。

美國外交的後續是貿易制裁，以破壞那些脫離美國目標的經濟體。制裁是一種經濟攻擊，與樹立美國對外國經濟控制權的直接軍事戰爭一樣致命。它威脅使平民百姓貧困，美國相信這將導致人們以親美政權取代他們的政府，然後這些政權將承諾通過向美國和其他跨國投資者出售他們的國內基礎設施來恢復繁榮。

多條戰線上的美國戰爭	去美元化的防禦
軍事戰爭（近東、亞洲）	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歐洲退出北約的壓力，除

^⑤ <https://www.rt.com/business/464013-china-russia-cryptocurrency-dollar-dethrone/>.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福加斯计划就提出了一个加速经济发展的世界银行建议。由特伦斯·麦卡锡（Terence McCarthy）设计，由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莫里斯·福加斯（Morris Forgash）赞助，世行将成为一个更加真正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机构，引导外国发展，创造食品和其它必需品方面自给自足的平衡经济体。这项提议遭到了美国利益集团的反对，理由是推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往往是反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避免贸易和金融对美国供应商和银行的依赖，从而避免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制裁，这些制裁是为了防止他们按照与美国外交要求不符的政策行事。

北約和雙邊條約（沙烏地阿拉伯、ISIS、基地組織）顏色革命和代理戰爭	非美國緩和它的新冷戰威脅。
美元化是貨幣戰。美國債標準為以軍事為主的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融資。SWIFT 銀行結算系統威脅孤立伊朗和俄羅斯。	去美元化將使外國央行避免持有美元儲備為美國海外軍事開支融資。 創建替代的支付結算系統。
IMF 為美國的待從政權提供融資，並試圖孤立那些不跟隨美國政策的國家。	替代性全球金融組織，如歐洲的 INSTEX 以規避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以及俄羅斯—中國替代 SWIFT。
債權人政策迫使債務經濟體緊縮，迫使它們私有化並出售公共領域以償還債務。	一個國際法庭，基於 1931 年指導國際結算銀行的最初原則，有權將債務減記至符合其支付能力。
世界銀行資助對美國糧食出口的貿易依賴，反對各國糧食自給自足。	基於糧食自足的替代性發展組織。宣告世界銀行和 IMF 的債務作為“惡債”予以廢除。
基於美國保護主義關稅、配額和制裁的單邊美國貿易戰。	抵銷性制裁，以及建立替代世貿組織或不受美國控制的強化組織。
網路戰爭，通過美國互聯網平臺的間諜活動，以及震網超級病毒。	與華為和其它替代美國互聯網選項的公司合作。
階級戰爭：針對勞工的緊縮計畫	現代貨幣理論，對租金收入和資本收益徵稅。
新自由主義貨幣主義者的私有化教條和以債權人為導向的規則	促進將公共基礎設施作為生產要素的混合經濟。
美國專利政策尋求壟斷性租金。	不承認掠奪性壟斷專利。
投資控制。	去私有化和收購海外美國資產。
美國作為世界上的“例外國家”，不受國際法的約束，甚至不受其加入的條約協議的約束。在其加入的任何組織中擁有否決權。美國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不受任何外國言論約束的基本原則。	國際法與外交

美國政策引發的全球問題	對美國破壞性政策的回應
美國拒絕加入減少碳排放、全球變暖和極端天氣的國際協議。 美國外交的基礎是控制石油，使其他國家依賴美國的能源優勢。	對美國出口商和銀行進行貿易和稅收制裁。對利用石油工業“方便旗”（方便避稅）避稅的美國徵稅。 對基於高碳生產的美國出口產品徵稅或隔離。
試圖壟斷新的 5G 互聯網技術，制裁華為，堅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先地位。	拒絕基礎資訊技術、醫學和其它基本人類需求的專利。

在多條戰線上的替代選擇

軍事上，今天取代北約擴張主義的主要替代選擇是上海合作組織（SCO），除此之外歐洲也可以仿效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的例子選擇退出。畢竟，今天歐洲沒有軍事入侵的真正威脅。沒有大規模的徵兵和巨大的人員損失，任何國家都不能佔領另一個國家，以至於國內的抗議活動將導致發動這樣一場戰爭的政府下臺。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國反戰運動標誌著徵兵的結束，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以色列、瑞士、巴西和朝鮮除外。）

為了一場不可能發生的戰爭而在軍備上花費的巨大開支，並不是真正的軍事開支，僅僅只是為軍工複合體提供利潤。武器裝備不是真的要用。它們只是簡單地被購買，並最終被廢棄。當然，危險在於，僅僅是為了創造新的有利潤的生產的需求，這些本來並不是為了用而製造出來的武器實際上可能會被使用。

同樣，外國持有的美元也不會真正用於購買美國的出口或投資。它們就像珍藏的好酒，是為了儲備而不是為了喝。替代這種美元化持有的選擇是創造相互使用本國貨幣的體系，並建立國內的銀行結算支付系統，以替代 SWIFT。據稱，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委內瑞拉正在開發一種加密貨幣支付系統，以繞過美國的制裁和金融控制。

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美國曾試圖聲稱任何接受公共基礎設施或信貸補貼的行業都應受到關稅報復，以迫使其私有化。世貿組織裁決美國徵收關稅是非法的，美國對此的回應是“阻止正在抗議的七人上訴機構的所有新任命，使其處於崩潰的危險之中，因為它可能沒有足夠的法官允許它聽取新的案件。”^⑥在美國看來，只有由私人銀行而非公共銀行融資的私有化貿易才是“公平”貿易。

需要有替代世貿組織（或取消給予美國集團的否決權）的另一種選擇，來應對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以及最近美國歪曲自由貿易條約中的“國家安全”豁免，對鋼鐵、鋁和歐洲國家徵收關稅，因為這些國家規避了對伊朗的制裁，或威脅通過 Nordstream II 管道從俄羅斯購買石油，而不是從美國購買高成本的液化“自由天然氣”。

在發展貸款領域，中國的銀行及其“一帶一路”倡議是剛出現的替代世界銀行的選擇，世界銀行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外國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至於 IMF，它

^⑥ Don Weinland, “世贸组织规则反对中美关税纠纷中的美国”, “金融时报”, 2019 年 7 月 17 日。

當前作為美國國防部的一個延伸，為烏克蘭之類的侍從政權提供融資，同時在金融上孤立不服從美國外交的國家。

為了拯救遭受希臘式緊縮的債務纏身的經濟體，世界需要一套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性邏輯，以支援基於支付能力的債務減記。人們需要以發展為導向的國際法邏輯，其指導原則應是，任何國家都沒有義務通過向外國債權人出售公共領域和收租權來支付債務。國家的界定性質應該是具有對自然資源租金和投資回報徵稅的財政權利，並建立自己的貨幣體系。

美國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庭。為了讓它行之有效，國際法庭的判決和處罰需要執行權，並按照紐倫堡法庭的傳統，賦予對戰爭罪行提出檢控的能力。美國對此的態度，加上它現在威脅到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集結，意味著國際間需要新的國家聯盟，類似於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不結盟國家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結盟意味著不受美國外交控制或威脅。

這些組織需要一套更現實的經濟理論和運作原則，以取代新自由主義那套邏輯：反政府的私有化、反勞工的緊縮政策以及反對國內預算赤字和債務減記。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將財務滯納金和不斷上漲的房價計算為“實際產出”（GDP）的增加，卻把公共投資視為累贅支出，而不是對產出的貢獻。這種邏輯的目的是說服政府通過出售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領域的其它資產來償付外國債權人。

正如“支付能力”原則是 1931 年國際結算銀行的基石，我們需要類似的基礎來衡量今天償還債務的能力，從而減記那些沒有相應償債能力的不良貸款。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機構和分析體系，IMF 迫使經濟蕭條和生活水準下降，以此支付美國和其它國外債權人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將導致全球貧困。

美國本著“美國例外”的原則拒絕加入對其事務有自主發言權的任何國際組織。對此，上述建議提供了替代方案。其他國家必須願意扭轉局勢，孤立美國的銀行、美國出口商，避免使用美元和通過美國銀行進行支付。為了保護各國創造與美國抗衡的勢力，需要一個國際法庭及其支援組織。

總結

關乎人類生存的第一個目標是避免當前的戰爭威脅，為此要結束美國對外國的軍事干涉，並移除作為新殖民主義遺跡的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它們威脅世界和平與繁榮，有倒退回二戰前由侍從精英統治的殖民主義之虞，類似於 2014 年由美國國務院和國家民主基金會贊助的新納粹組織發動的烏克蘭政變。這種控制讓

人想起了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在整個拉丁美洲扶植的獨裁統治。今天，由美國資助的瓦哈比—沙特伊斯蘭發起的種族恐怖主義讓人想起了 20 世紀 40 年代納粹德國的行為。

全球變暖是第二大關乎人類生存的威脅。阻止試圖扭轉這種局面的努力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因為它建立在對石油的控制之上。因此，軍事威脅、難民問題和全球變暖是相互關聯的。

美國的軍事構成了最大的直接危險。今天的戰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前，要征服他國，必須徵兵揮軍武裝入侵並進行佔領。但是，在當今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能夠再發動如此規模的徵兵而不引發廣泛的反戰運動並使政府在選舉中失利下臺。美國或一些國家與其他國家作戰的唯一途徑就是轟炸它們。如上文所述，經濟制裁對被美國視為對手的國家的平民造成的影響與明刀明槍的戰爭具有同樣的破壞性。美國可以支持政變（如洪都拉斯和皮諾切特的智利），但不能佔領。它不願意重建，更不用說對我們的轟炸和制裁造成的從拉丁美洲到中東的難民潮負責。

美國的意識型態宣導者們認為他們國家的強制性軍事擴張、政治顛覆以及私有化和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不可逆轉的勝利，標誌著歷史的終結。對世界其它地區來說，這是對人類生存的威脅。

美國的承諾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是歷史的終結，為整個世界帶來繁榮。但在自由選擇和自由市場花言巧語背後的是腐敗、顛覆、脅迫、債務奴隸和新封建主義的現實。現實情況是創造和補貼出兩極分化的經濟體，一邊是有特權的吃息階級及其侍從，另一邊是債務人和租客。美國將被允許壟斷石油和糧食貿易，以及壟斷高科技的租金收益，依靠它的依附性客戶生活。與中世紀農奴制不同，屈服於這一歷史終結情景的人們可以選擇住在他們希望的任何地方。但無論住在哪裡，他們都必須承擔一輩子的債務，才能擁有自己的住房，而由於他們的經濟遵從美國的金融規劃，其基本需求、資金和信貸皆依賴美國所支援的控制。這種反烏托邦的情景證實了羅莎·盧森堡所說的，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最終選擇，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野蠻主義。

[Michael Hudson 邁克爾·赫德森教授，美國獨立的金融和經濟分析專家，1960 年代為大通曼哈頓銀行和安達信公司做國際收支分析，曾在多所美國大學教授金融課程，現在是美國長期經濟趨勢研究所所長、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的傑出貢獻教授。他出版了大量的論述美國金融統治地位的著作，包括《超級帝國主義—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全球分裂》、《貿易、發展和外債》等，也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和美國等國政府以及聯合國訓練研究所（UNITAR）的經濟顧問。赫德森授權全球大學研究團隊翻譯並出版此文。]